

劉尚賓文集

博主左史文廷先生從弟也夙負才氣折
肅即讀書爲文以地業自期待

國朝

右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公爲知者薦擢授
尚賓館副使特見

寵遇公學博而識爲氣充而才贍平生
所爲詩文若干篇矣

皇王大學通旨奉於忠

君愛國之言其著中論論周易皆本諸
儒先君子理學之語占在詩賦諸體風
乎有治世和平之音可謂正而不易奇而
不艱淺而不迫深而不晦非狂非蔓非俚而
非靡者也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不信哉先生有賢子未之訪求遺言編
以成集今嗣孫愚魯後能命工鐫梓以
傳諸後則先生雖沒猶不沒也余忝後學

不及見先生矣得觀斯文之在平郡所感

數云

永樂十八年庚子六月乙丑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郡人周
孟簡序并書



劉尚賓文集序

大樸散而風氣漓人文立而治化成古
既遠集弊日見益甚自北豪傑之士
起而振之不幾乎怪籍道息國異以家
殊俗雜可與論治矣固衰服橫之說
勝流為坑焚之禍漢以襍霸唐以
慚法以故禍亂相仍天昂斯文五
聚奎奎自宋章興藝文道浹物理
性命之學追軼法聖流風餘韻被

于元室而科舉利祿之習頭延敷
本力行之務或野不有非常之人遠
衆獨立而能振起之手吾里英漢則
氏文學林之代有聞人吾外祖容容
翁官于先朝士林景慕勤勞燈牕
摘裂經傳馳騁名利而迪簡劄必商
卿獨尚古作上探義文姬孔之奧
削俾誼譎認搜抉幽隱洞徹奔原迺
不偶于時不得預制度考文之列又

不為士子所宗雖知天將老其材器
以有待耶終遇

聖主龍興慶會於草昧之初剖心析肝
魚水契合于時海宇未一設尚賓館
延納材俊公鎮館職士凡軍旅弼令
思賢黜陟傾忱竭忠啓沃懇至數
揮

皇王至治經國遠謀舉無餘蘊于時
皇上所敬禮者翰墨公允升禮部陶

公處教一見嘆為自以為過異人己而
中州底平公之

命闕洛考索前代以蹟筆削成書繼

齋

詔冊報禮南著招携柔遠功歸職方

竣事以

山頌南

上痛念官給於先聲嗚呼公之
志為不負所與子不負于

國家其所來錄著于信史其所進大學旨

要時務策咸鎮行而世守蓋公平堂
刻勵自樹立躬履榮要榮名不朽
位不滿其法亦可謂無遺憾矣後世
年餘嗣子木之抱遺編謗予山居口
誦指畫名疏出肺腑其賢矣哉已而
類成集所無何木之不章以老病
齋志而歿悲夫後數年嫡孫愚首月
撰述父志竟假梓以傳可謂稱名家
子也流於泐氏辱一則外孫之列知公履

行看詳故不揆為之序云

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孟夏既望西
山鮑夫楊瀧書于龍雲溪上草堂

劉尚賓文集目錄

卷之一

皇王大學通旨洪武初進本樂四年訪求遺書重進

卷之二

五言絕句

題水墨杏林圖一首

五言律

次兄太史文廷韻

贈王縣令之官松陽

贈王宗儒

五言古體

贈安福簿潘景徽復任

和兄黟縣丞子節韻

贈張縣丞任蒲川

贈朱伯子

題柳風亭

和高子開二首

和張再卿生挽詩

和友人宜春雜興

七言絕句

題秋江圖

七言律

次友人二首

和宜春吳負外

和孫子讓九日二首

和張子高元夕

贈陳縣丞之官汀州

贈柯大參廣東調江西

歌行

九日分韻得兩字與孟左司同賦白戰體

古樂府贈毛典史之官恭州

贈傅知事之官濟南

古水玄潭觀舊歲許旌

陽劍失之十五午復得於天界寺僧

題姪敦後畫

碧崖為魏杞山先人作

贈楊郎婦台州

次文翰凡自贊畫像體

卷之三

雜著

中庸序釋

與朱翰林論讀易

書孟子左司文集後

題進齋答朱翰林卷後

書謝翱哭文信公記後

題宋賢帖後

書本泉卷後

題宋四賢墨跡後

說

玩易齋說

飭已說

韓仲弘字說

樵雲說

書

輿龍游魯起元書

答孟左司書

答天界寺書記證僧書

來書論詩釋

又答證上人書

來書論春秋

卷之四

序

元庚申帝大事記序

送揚湖州序

贈晉學士出使序

贈陶叅政序

贈林孝和序

贈翰林學士朱允升序

贈胡山立還鄉序

贈穆秀才序

送舒仲安任滿還鄉序

逸清堂詩集序

送徐平陽序

送吳天池學地王序

送李湖官序

贈梁天爵會稽友

贈張縣丞序

贈孟斯州序

卷之五

記 銘 文

尊開齋記

好古齋記

聽琴軒記

散木菴記

白雲半間記

萬青軒記

余氏玄梅記

焦氏廬墓記

王紹汶墓誌銘

祭徐孝卿先生文

奉使交趾贈送詩附錄

交趾黎括贈回京

范師孟贈回京

汝陽牛諒贈回京

前進士湯箕山贈

戴與權先生祭文

楊紉撰墓誌銘

辛卯春分次日海上所收喪表

劉尚賓文集卷之

安成西山 註 夫楊胤嗣慶枝正

泉 南 魏 紹文重訂

寓 宜 著 羅劉成未之編次

皇王大學通旨舉要 洪武初進永樂四年訪求遺書重訂

一章

總言三綱領為體八條目為體中之用

二章 三章 四章

專釋三綱領之體體猶體段具述大意其注宜略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專釋八條目為體中之用用乃下手工夫有方有

法其注宜詳

至王大學通旨

大學之道已下言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所謂三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已下言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所謂八條目也綱領大學一書之體條目體中之用也

右一章總言體用

康誥曰克明德已下釋明明德之體

湯之盤銘曰已下釋新民之體

詩云邦畿千里已下釋止於至善之體

右三章專釋三綱領之體體猶體改具述大意所

謂其注宜略也

格物致知者王者講習討論知之事也王者何以貴乎

知既知之又貴乎格致之真知蓋王者重在於明習
國家治體而求其是非得失知言治兵理刑制禮作
樂郊祭天地祠祀祖宗然兵刑也禮樂也當講究古
法如何今時制宜之法又如何祭祀天地祖宗果何
以信其來假來享且人君之家法莫切於辯君子小
人要識君子之情狀如何小人之情狀如何亂雖未
作禡雖無形即今有無致禡之萌茅召禡之胚胎某
處今年水旱有司不以上聞某處積年逋欠有司無
可追理何方牧民不稱職某道按察尸厥官如唐帝
除守令必召問以為政之體宋帝每日將心是天下
一廻諸如此類在大學皆名曰格物致知故凡天下
國家事體必有一可一否而王者博識以求貴乎真

知可否之所在惟其真知一旦意欲措之行事則明
於向背必然趨吉而避凶所以好善真如好好色惡
惡真如惡惡臭昔有談虎傷人其間一人聞之神色
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故王者用格致之
功真知是非得失必如此人之真知虎宋朱熹為天
下儒宗其論格物致知則自以為平生所得在此至
乃卷卷然取以告其君又乃諄諄然取以語其徒今

臣觀

陛下自起兵以來將欲有所為內則博謀於羣臣外則質
之天下士君子又乃披閱載籍上考之古人詳略相
參微緩急相斟酌真有好問好察迹言之風毋固毋
我舍己從人之意此即大學格物致知之要時君世

主作聖之基而

陛下已於日用間常行之矣所以問學既久曾中一旦豁然貫通焉遂收格物致知之効而知識廣大包括精粗巨細至於聰明睿聖精研萬幾而長材大略覆冒天下駕馭四海也彼元室之主深居高拱厚貌如神終歲未嘗一接儒臣未嘗諮諏可否一事宜其味然如醉如夢兒戲失天下也然

陛下已收格物致知之大効矣凡為天下之臣子者將若之何是故知九州事體異宜治體亦異此廟堂格物致知也知諸將勇怯孰良於攻孰良於守臨時指使各當其材此督府格物致知也知在朝任事之公卿天下牧民之守宰孰勝其任孰不勝其任而為之抑

揚此臺察格物致知也知民生休戚境土利害而為之趨避此州縣官格物致知也通於天地人神事物六者之理而措諸事業此儒者格物致知也故夫興王之君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撥亂而成帝業繼體之君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勵精而圖治天下百司庶府之職必格致真知而後可以興利而除害而格物致知之學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只兩言以蔽之曰勤訪問廣聰明而已夫耳之德曰聰目之德曰明人能盡耳目之用以求聰明之德則天下衆理天下萬事皆可精當倘耳目不盡視聽之用是自閉塞其聰明之具天下衆理天下萬事何由責其精當哉知識何由長進哉故夫人君之為天下國家人臣之欲致

君澤民舍格物致知以圖效它何所下手何所用
力哉伏望

陛下自今已後勿恃其所已能尤當益勉其所未至勿謂
天下既平而或怠於稽學也內外公卿大夫士當竭
知慮廣忠益下詢閭閻不遺芻蕘以求盡良法美意
勿徒恃

國家政令謂威驅勢迫可以辦一切功名也故先儒云
格得來如人之覺時格不來如人之夢中曰喚此童
做夢與覺之關

誠意者王者省察克治行之事也此章承上致知章相
須用工如車兩輪闕一不可王者已嘗用力於格物
致知究天下成敗之幾考累代治亂之跡其知興替

之由必明且審矣知興替之由明且審則中心怛然
內有所懲戒而知惡之不可為真如水火不可蹈虎
狼不可狎由是自然不得不誠意以好善真如好好
色矣自然不得不誠意以惡惡真如惡惡臭矣此無
它因其知之極其親切故其行之不肯差錯又如明
於料敵意在制勝則此料敵之意出於格致之真知
其意必也中乎兵權誠可以制勝而非僥倖又如明
於審刑意在斷決則此審刑之意出於格致之真知
其意必也中乎獄情誠可以折獄而非摸索彼不用
格物致知之功胥中鶻鶻突突不明不白無決無斷
如用稱稱輕重而無星如用尺量長短而無寸必至
於調兵不知緩急決獄昧於情偽何異乎倏倏然索

物於蒙昧之中惟其知之不明故發意以料理此事其意出於鶻突不自謂善可好不好亦可也謂惡可惡不惡亦可也此心半上落下於是不得為誠意矣惟致知之君子知暗室屋漏之中亦有鬼神臨之而不敢肆其心身則斯其誠既至其意識也可必其然矣大槩知一分則其行到得一分惟其真知是以篤志力行惟其不知是以率意妄行夫既知此理又用誠意以行此理則此理與我為一誠善而無惡矣雖知此理不用誠意以行此理則此理我徒能言之然非我有尚與我為二亦不免於不為惡也故先儒云誠得來是善誠不來是惡曰喚此輩做善惡之關上文致知乃真知誠意乃實踐兩關最難過已自過却

而正心章文曰有所忿懣好樂恐懼憂患則不得其
正何也蓋四者人情日用之所必有何以曰一有之
則不得其正蓋四者人情之所必有誰能免得但一
有之隨即掃去無滯留四者之跡於胸中當許多好
樂之事至平前遂為忿懣之跡所抑遏未必不減去
好樂五久辭如持鏡照物既已有一重影子又添一
重影子豈不累其明哉如此接物日復一日不加覺
察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便喚做心不在雖
視有如不見雖聽有如不聞矣蓋心之神明為七情
所使或者理不足以御氣於是情之所趨遂有流注
放逸之患惟君子惟能察之常加精察防閑檢束即
無不正矣乃大學之小失也近代大儒許學詩反

心二字以貫穿一篇彼徒見此二字鄭重剴切故舉以爲此書棟梁竟不出於揣摩臆度似是而實非蓋遺本而逐末失其義遠矣

脩身章又曰有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惰而辟焉何也彼大學之君子問學之功至此性情中正必也親愛其所當親愛之君子矣賤惡其所當賤惡之小人矣又何懲創之有蓋賢者固當親愛然賢者豈無一事二事不得其當無徃於親愛而終不加以以賤惡也不善者固當賤惡然不善者豈無一事二事之其當無徃於賤惡而終不加以以親愛也故曰好而又當知其惡惡而又當知其美治其性情必如精金良玉揀擇鍊治中節要到十分也夫大學工夫過却

致知一關通貫出乎允而入乎聖矣又過却誠意一
關決然不為小入而為君子矣然又必加以正心
章之戒乎忿懣好樂脩身章之戒乎親愛賤惡何
蓋正心章心與物接心情動物如驛馬馳驟所以貴
乎約束工夫脩身章身與物接或者徇向不返恐有
陷於一偏所以貴乎檢點工夫此二章雖是小小疵
類然如止水微波紅燼點雪亦須常加精察謂之步
步照管不教它頃刻失中皆君子之小失也所以心
君至正不偏不倚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照萬類以
稱百物以之參天地以之贊化育於是合此五者之
目皆用以明明德者也即此五者之工夫無間斷即
謂之明明德又謂之緝熙王者成己之學也

齊家治國何也蓋大學明明德成己之密已如上文矣
又在推而廣之以成物也推之之道如何如治絲貴
得端緒求已慈愛之真心而擴充之耳故一國之治
始乎一家一家之治始乎一身一身之眚始在推己
慈愛之真心以感物慈愛之真心何所始以母真心
怵赤子是也夫女子之嫁也未嘗學養子然皆能養
子以母之者以已饑寒之真心而知子饑寒之真心
耳主者臨天下之民體母子相求之真心以子元元
善端發見之物如火始燃如泉始達發揮展布使惻
隱滿腔仁心仁聞規模氣象包含徧覆由家蓋過一
國王者成物之學也

平天下乃明明德工夫新民工夫止於至善也至善者

性命之名也。人君之學從前積累到此其學大成無
其它工夫做得。故下文止言絜矩絜矩之為義。此心
澄治平易和樂同人乎天下以一人之情而通億兆
人之情。我所欲即天下億兆人亦所欲。又言好
惡以億兆人之好惡而同乎一己之好惡。好好善也
善即君子之人也。惡惡惡也。惡即不善之人也。好善
之人何若。而是如曰。若有一箇臣斷斷乎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此等人是
善人。天下人皆好之。如曰。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此等人是不善人。天下人皆
惡之。人君之學。至於平天下。其學大成。他無所事事。

惟好惡之性情與天下人大公之心好君子大
心惡不善人者同滄海莽莽無畔無際如天地元
周流乎兩間曾無一毫私意以窒塞之間隔之此
以為平天下氣象也

右六章專釋八條日之用用者下手工夫
方有法所謂其注宜詳也

右臣所著

皇王大學通旨通大學全書之旨使其義相聯屬
不斷一覽可以盡得之內切於人主之心身外與
天下國家事體相關真王者致太平之書也其間
多採宋儒程氏朱氏之說間亦竊附己意大要五
章言真知六章言實踐然君子雖真知實踐不可

恃其知行之學已成而不加之以寸步照管也巧
以先章又防其心之小失入章又防其身之小失
夫成已之學如此可謂至密而不漏却可以推而
行之兼善家國之人民矣至於平天下成已成物
其學至盛至大與天下之人和平愷樂同其心志
渾渾然天地合其德昭然日月並其明當其時
也草木鳥獸魚鼈皆圓於涵濡漸漬化育之中齊
唐虞之盛時與三王而齊驅漢唐宋何足羨慕哉

劉尚賓文集卷之二

五言絕句

題水墨杏林圖 二首

杏葉大翻鴉春餘已作花無由窺結子黃綠點朱砂
風土好種樹競栽桃李花滿林杏子熟縣裏姓張家

五言律

次兄大史文送韻

夫子在理世敢輕祿食微京師雖好住日夕苦思歸每接
羣公讌誰知素願違故山關虛館卧看暮雲飛

贈王縣令之官松陽

松陽王縣令卜日去之官臘酒問人買梅花駐馬看暮金
仍不受邑子可相干誰說閩中近爭傳布令寬

贈王宗儒

少藩鎮五羊王子去為郎高步神仙侶宣威將相倚鶯啼
榕葉嫩鯉徒海波蔽縣令吳南海煩君道勿忘

五言古體

贈安福簿潘景嶽復任

君王重韋布初階佐州縣潘君領安成循良加百鍊名聞
大江西去年喜識面其人黑而鬚目光爛如電宜擢刑曹
郎宜膺御史選孤鷹兀老蒼潛窺搏擊便胡為臨下邑陽
春竟土徧遺民數千家依依慈母慈母慈府吏夜打門飛書急
如箭士女爭出力恐詭判官禮庶吏近刻削能吏多詐疑
酷吏廣聲勢文吏儒雅緣君侯力教化湯火不見怨良心
感人心日行速郵傳到縣已三載五階趣朝升丞相獨詢

名東宮催賜宴旋歸撫尔民九載職用轉我本邑中民小
官滯畿甸何時負耒耜歸耕數相見

和兄縣丞子節客中移居東偏

憶初避難走間道望井屋低頭拜主人托命假棲宿青松
白石路轉徙何煩複初月度層巒凍雨出幽谷及茲漸平
定稍遂民生欲夫子况無求輕安一枚足移將西施琴就
剪東窓燭有來平生親款款輸衷曲

贈張縣丞任菑川

江南二月天春宵雨綿綿同郡張公子別我丞菑川菑川
全齊地東魯遙相連山川蓄英氣邑子多材賢昔人善禮
樂怪迂談神仙天下當極治鳴鳳岐山顛纓冠東大帶來
朝相比有名字寫竹帛於焉承古先

贈宋伯子

伯子始生辰火日宿南斗火日外暉曜昭明見毫秒所以
英雋姿動盪出意表射飛鴻鴈摧擊劍蛟龍吼樽酒酌留
賓篇詩題送某緒交豪傑士幾輩游龍矯服事余夫子精
義日細剖俗子錯相干敗闕出門走尔來宰三輔法意良
可曉鞠躬揖上官攬前戒雞口閔閔恤創殘呱呱收幼小
輟歌少飲酒且祈公事了

題柳風亭

吳中二三月吳人春服具錦鞵出翠微羅襪侵沮洳白蘋
起微波遙天度飛絮吹面不生寒溫風足清煦誰家構華
原垂楊數十樹解帶拖長條亭子臨流處

和高子開二首

家居雲陽里春至忽徂秋今日忽不樂羈旅非吾憂巨鰲
戴厚土決漭相沈浮虜生佐王者胡為失相求

五經乃元氣大違相遭迴道路久榛塞驅車犯蕪菜日暮
途又遠至止其難哉此心諒匪他寤寐翹賢材

和張再卿生挽詩

張公達士流生作挽者歌我曾還語公祈死情則廢人於
天地間逝者如類波白日駕六龍西奔處飛梭我喪會當
死諱言欲如何大運屬多艱南服尋干戈訪我行輩人十
室九消磨夜夜孤縱遊夢中數經過歎然消舊故執手珠
委蛇雄鷄不戒曉冥漠與同科白石發光彩高山鬱嵯峨
我死冗其下骨朽靡其他素車乘白馬薤露生吟哦死者
寧聞知悲泣空相和如何奠杯酒妻子紛駢羅買棺冥堂

上畫翼垂周阿辛苦二三子不祥勞見訶生前預凶事禮
法容偏頗不見城陷時要頸危剎那抗辭不膠辱生全亦
已多中情有如此斯言諒匪訛

和友人宜春雜興

昔賢韓退之文章冠唐人目諫忤天子刺史來宜春高風
水雲潔脰映江水濱令人棄如土胡然不悲辛

七言絕句

題秋江岳

秋江木葉冷蕭蕭江上行舟去岸遙憶昨曾經沙市尾夕
陽騎馬過溪橋

七言律

次友人

相國材成製綺裘，有來賓客禮椎州。
鷓鴣兩濕千峯裏，豆蔻花寒二月頭。
誰道山中今是晉，還聞天下已宗周。
華山之麓挑林野，只擬明年盡放牛。

自嗟貧女巧為裘，生在南方憐小州。
夜績每依隣舍火，晨粧次買玉搔頭。
只緣難嫁身將老，不為無媒歲屢周。
早晚裁成將有獻，軒車自起駕疲牛。

和宜春吳貧外

筠州得見吳貧外，畫鼓旄旗鏘冰溜。
望色風塵曾草檄，五臺花鳥遍題詩。
能文誰似從軍樂，罷酒終懷去國悲。
我欲建言天下事，請君靜聽莫猜疑。

和孫子讓九日二首

孫郎如練濯江波，近日諸曹事若何。
忠孝觀心臨路住，平

章宅裏對門過席連蒲薦松蔭
邀余同抱鞠殺雞酌酒賦高歌
盡列茅亭夏木多九日

之子言歸九月間淒淒白露滿
冷波寒把釣還隣里携壺來軟
脚交親下榻飲顏只愁
京邑除書動邠有常時似此閑

和張子高元夕

巧放春晴作上元禁城燈火競
紫下紅花滿園司市初昏催點
燭抱關四鼓下懸門誰憐
孤館孤栖客策樂人家多爭昆

贈陳縣丞之官汀州

之子為丞漳郡芳臺家赫奕
作炎州六月涼荔子丹時山石
潤杜鵑啼處野夫忙為言
即獎持拍府千秋雪散

通守王夫子好記事名過海揚

贈何大參廣東調江西

早承丹詔出明光
嘉尔雄藩納土疆
市肆不移滄海業
書文一統被炎荒
加恩區內將何報
參政江西慰遠望
遙想馳書來驛使
疾邦三十列班行

歌行

九日分韻得兩字與孟左司同賦白戰體

客子悲秋在羈旅
鴈飛南天失儔侶
混茫鍾阜起

起微雲行

歷江城灑飛雨
起尋故楮歛單衣
坐對破篋驅驟
津風流曾傲大將軍
漸老中情無所取

古樂府贈毛典史之官泰州

毛秀才材且武長
軀魁壘宜帶劔
腰抱十圍腹如鼓
雨午

為掾御史。壺手搗凍霜酒。吳越陵為州。東海方魚鹽之
利。走四方。六曹文案細。且詳命子。至彼提其綱。我聞海陵
最宜客。魚賤可買酒。可得又聞州。將重文儒業。收幕下論
材策。裹海鮮。斫瑤柱。問君有客過三壩。寄上白雲深處去。
贈傅知事之官濟南

濟南賓客別登舟。濟南府中參謀猷。骨格稜層瘦。水鶴神
氣飄逸清。如秋山峰磊磊。散鳴鹿泉水。兀兀巖靈亂公餘。
解帶下簾幙。酌酒賦詩成倡酬。

占水玄潭觀舊巖。許旌陽劍失之十五年。復得於天
界寺僧

旌陽斬蛟玄潭處。旌陽已仙劍。留住道士佩劍行。乞食劍
繫解脫劍。飛去天下紛紛爭。用武昨日侯王忽。奴虜十年

大亂何之助我皇威駭豺虎四海只今歸一姓裂土分疆各平定旌陽此劍復歸來坐鎮玄壇淨如鏡

題煙敦復素

湖水平湖樹綠湖樹綠陰湖曲是誰為此圖湖州趙仲穆六月大暑炎火張湖上青峯想幽獨

碧厓為魏杞山先人作

碧厓君何處村武昌爲邑蒲圻縣蒲首諸山厓獨尊丈人並厓住宿厓安閨門厓前種粳稻厓下散雞豚厓上何所有麋鹿驚追奔玄猿時下上脚踏引手捫木根石上走盤結雲雷屯朱草生倒垂清風被芳蓀丈人卜居久厓下長子孫魁然大十圍懷抱玉樞溫結交天下士名姓衆所敦磊落慕豪傑寒峻何足論家鄉蕩盡兵火餘秋風苦雨愁

黃昏金陵官唐揭屋蔽日夕仰止先人存

贈揚郎場台州

揚子不作廣西捺掉頭歸去天台山天台神僧不可見白石清泉相對閑千章大木葉泥泥五色翠雉毛斑斑揚子才華絕似此豈可久在山谷間

次文翰兄自贊畫像韻

彼畫者良於畫人兮黥黑多髯方冠而高屋所不能者寫此浩然之氣兮其氣冒犯憂患至足而無欲比檜栢之根貫厚地而不曲燁燁兮紫芝猗猗兮葉竹柔白駒而肯來毋負重兮金玉

劉尚賓文集卷之二

劉尚賓文集卷之三

雜著

中庸本釋

聖賢傳道曰一與誠而已矣何以謂之一何以謂之誠在
虛之間有天地天地之間有人人稟受天地之用氣為性
命故子思作中庸以傳道著性命之所蘊則謂之曰誠性
命發出為言行言行措之天下國家為事業故子思作中
庸以傳道著言行之所底則謂之曰一誠者處中制外其
跡隱微一者周行不殆有始有卒故狀誠之體則曰肫肫
乎其仁狀一之體則曰浩浩乎其天誠小而一大也自天
命之謂性已下誠一在體中故不曰中庸而曰中和蓋
蓄命性道教道教命性未顯露于外也及其著見則不曰

中和而中庸矣未下在令人與此性命之理著之於事
為其人品造就大槩有三等如大舜位容得中知者之流
聖人也顏淵按索執持仁者之流賢人也子路竭力慕尚
勇者之流毅人也一與誠在人淺深雖萬有不齊然按天
地人而未之大槩有此三品人也三品已下特欲明言一
與誠則先言費隱以見一與誠之大意費之用廣可以況
一之大意也隱之體微可以況誠之大意也既言大意必
也緘言一與誠之實德也怒與鬼神一與誠之實德也是
故盡己之忠其行一半也推己之恕其行始到盡處也又
曰言預行行願言又曰素其位而行皆發明忠恕所以為
一之實德也天地之間有鬼神人身中亦有鬼神天地之
鬼神與人身中之鬼神相通無間滿是以舜盡鬼神之德

著之為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人身中鬼神所
為故發明鬼神所以為誠之實德也及至哀公問政言一
為天下國家者九四節誠有聖人學者之分者凡四節一
之前言天誠之前言豫天者一之體質也豫者誠之體質
也上文已明言一與誠者凡八節此後文暗言誠與一者
凡八節一誠誠一交錯以成文也至是其言將終音節促
數蓋索言誠一無復餘蘊矣然後申言性一節又申言道
一節又申言教一節然後七引詩以味嗟命性道教道教
命性之旨以終之其製作之體如地道以崑崙為首分支
定東南又如大司馬整六師旌旄旗飾寸步有節制而其
為道則發揮天地人三才豈容章不破碎暗中摸索而以

輿翰林學士朱允升先生論讀易

直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天十四卦爻之所以為象六十
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即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至周時
文王周公孔子俱各係以辭始謂之周易也是故伏羲設
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義徃古來今數
十萬年治亂興亡理勢情狀之所必至者舉不出六十四
象六十四義之中矣在昔夏商已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
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以皇羲所製象曰皇羲
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
果欲明乎易實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製象命名
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
無復留丹矣無柰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習以伏

義之易自為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喪失其領
網失其綱是數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昨日出市到胡
淵齋中淵誦先生之言見告以為得僕所示曷不曉其義
與無圖同正為先生未領圖旨僕之憂也往聖絕學只在此
圖惟先生留意焉

此圖羲皇製象命名之書用以紀陰陽代謝達之天下
古今以命盛衰消長之運故名之曰易易代易也

書孟左司文集後

余讀太原孟左司已亥文集集中書林等銘詩其辭莊重
典雅綿密繁麗有三百篇楚茨梁山崧高蒸民之風又讀
蔡澤說范睢客又說蔡澤等篇真得戰國機權策士關節
彼貪失徇利烈士徇名精炎於中方且膠固於功名形勢

度此言...立見冰釋而無解...讀學圃記...
猶記等篇則眉目心思舉上言矣絕類柳子厚真之河東
集中殆不可辯夫儒者必能為文而古文不易得其人慕
尚古之道者則能為古文所謂古文者載其所行之古道
今觀孟左司其制行醇故為文古文古而又品格高本北
方之學者故聲音洪吐兼南士之清新故神情秀發可以
名為一家之言矣元有天下文章大槩三變如劉秉忠長
江大河規摹闊畧靜修變化蟬蛻許仲平聖賢...
王道盧疎齋姚牧菴肯綮糾緊此國初文氣也...
誠夫袁伯長諸人鋪張廣大援據端確此中朝文氣也若
夫恣意馳騁散在外...
公揭文貞近代之文氣也文章與...
同其盛衰之運文

氣既索然而天下國家之氣亦復蕭條不振日趨於蒼之
華何草不黃之暮景矣然孟左司已亥文集乃又出虞揚
之後囿於氣中而不與一氣俱變化而漸微者其故何也
今天命我

邦家棄夷禮不用紹復古先哲王之大業是致左司轍還
而南如楚有材而晉用之俾授韶濩之音以鳴文物之盛
言商相宣金石交作動盪平中土列郡愆揚乎江左諸州
以究雄文之象之實惟學至於知天者然吾此言而不謂
之矣也當時轉而還于南方者二人猶有一人為誰舒守
余廷心也廷心文古而純用清氣清氣易以瀟故濫先隕
越命也夫

題進齋用卷朱翰林所題卷後

僕所傳易天紫圖其圖即上古聖人庖犧氏之易以綱理
天道人道地道始終一周之運也是故乾胎於西北故升
卦在焉遊歷至震故晉卦在焉登升于南故漸卦在焉以
定乎氣天化地之道毀壞藏密於西北之墟而震迅奮發
亦在西北故亥子之交者氣機出入之所由也以定乎天
下國家迭為盛衰消長之勢者殷受天命澤竭且弊而大
王王於岐山之陽乃履順德積小以高大以定乎物理十
月麥且生而四月靡草死皆謂陰陽無慮絕互藏為根元
故西北用升也震東方東方日出故曰明出地上晉其衝
明夷明夷日入西方也震公侯之象故六爻取公侯序進
象之故震位用晉也自復一陽遊歷三十卦升極為漸漸
居南離離天下國家既有事也古之君子窮理盡性至於

命國治而天下平至漸為極切故六爻取象鳴三十卦自下而升高猶如鳴漸于干而切于雲路之冥冥至是不可以復加故漸之後剝三十卦至歸妹乃漸老不用事矣三卦在圖旨犬凡如此宜乎默識始僕好之寢寐乎是飲食乎是犬抵聖人之辭微若機括少許難求之拱把若空青渺爾難求之江河翰林先生朱允升聞之亟從僕求此圖明圖然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有擬定不惑兩岐而底于一謂之明經也而此三卦又今高仲暉取以名齋旣以告仲暉文曰仲暉以答朱翰林也

書謝翱哭文丞相後

右文一首與人謝翱記哭文丞相之作今國學錄張丁考記中地方人名歲月為之註言以實之也昔蒙古氏取江

南宋丞相朱熹起兵勤王恢復宋社署門下士謝翱為
諸事參軍丞相軍敗被執北首死幽獄翱後此流落吳楚
間常時悲歌慷慨獨行無聊問至姑蘇望夫差臺憶公而
哭焉又登會稽行禹穴望越王臺憶公而哭焉又與三士
買舟祭公於嚴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
鬼朝往兮柯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味焉食
歌關竹石俱碎嗚呼古稱時人劍客策士奇才若翱者似
之矣蓋義而有俠氣也歟此等人閱已志之欲伸甘殺身
而不悔碩生世之不偶獨一爵而無誰與語故嘗青春白
髮潛行曲江西游咸陽縱觀秦皇帝宮闕時之人焉得而
知之也哉嗚呼使天下士皆不負丞相如翱者時事固未
可知也嗚呼翱沒後又幾年天生我

皇起自江淮提三尺劍用天下知謀勇力抵大梁掃故宮
電行幽冀隨其九廟幕南道遜穹廡滅跡珍寶圖籍輦歸
中土廓天地之正氣洗日月之重昏季諸夏之積憤雙胡
王之見辱翔不幸不生斯時其功名豈不可立致也與余
又聞蒙古之臣主總統者毀宋瘞江以來諸陵有士人以
牛馬骨至彼易之負歸瘞蔡邕寺冬青樹下惜不得士人
姓名豈不可與翔同傳也哉或曰士人會稽唐珏也

題宋賢帖後

此卷爲宋賢墨跡共十人爲今諸賢題跋共十四人其間
宋宣獻公一帖疎密欹傾甚似晉人但傷於老蒼不免有
宋氣可張魏公一帖謹密持重微用蘇長公筆意虞雍公
結體淺落闊略細故獨負沈雄周益公骨格秀發鸞鵠停

時方崇禮解衣盤礴之風陸子壽芝蘭琅玕之秀薛紹彭
渾厚純熟勾龍淵逼真蘇帖但少英氣張即之反有偏鋒
之失昂頤浩似出於書司之手而視今十四人所寫英英
楚楚雖莊肅剛勁不及古之人要亦爲明珠美玉光暉照
映于一時百年之後傳之子孫皆可寶也李良其善之也與

書本泉卷後

蕪湖縣令楊德源其名曰淵主簿左介別製本泉二字爲
號序其說以進之於令夫同僚有兄弟之情主簿愛兄之
心顧望之意於此可見其至矣何也淵知蕪湖其澤潤之
所蒙被及乎一縣之民物而已主簿曰宕也本之以混混
之原泉則澤潤一州一郡極其至蕃宣王室衣被天下要
其歸亦不過曰源泉有本而已矣其本在人謂何今天下

所需者才也然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故夫積學以廣其材者人之本泉也今若積學以廣其材考禮樂為出治之本兵刑為輔治之具制貨以通天下之民防邊以安天下之民是乃疏濬本泉為淵充之以至乎其極可以衣被天下矣是故本泉竭治端為巨浸龜鼉蛟龍魚鱉生焉其財值焉臨之者惟恐墜墜之者如望洋本泉晝夜不已淵深千仞不測以曰主簿愛兄之心願望之志主簿庶靜慎密稱學者

題宋四賢墨跡後

余嘗慕韓魏公之為人以為當英皇危疑之際獨斷大事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及今觀公用筆方嚴持重模倣顏真卿骨力差益之以肥厚而趨法必用雙精銳伴劍戟豈

英氣不任藏蓄猶未免露見於外也耶文潞公者年碩德
佐命三朝當哲宗之時公年已八九十矣服事少主侍立
終日及今觀公用筆奇勁出險如枯羸礪魄如長松倒樹
絕壑如蒼龍連捲天矯挾雷雨出三峽可謂天下大老偉
節之士矣富鄭公一帖氣象外寬內和率易無矜持王荆
公一帖意思踈散如高人睡起半脫紗巾落紉扇是為宋
四賢墨跡其一軸閩中士人吳允思所藏也

說

玩易齋說

易書向為而作也上古文字未興伏羲開先作則有所
道以貽萬世意謂大虛中所具者天地人事物而天下
事物五者流行之運更迭盛衰皆乘一氣推遷苟

往來有成式而步執之可以蹤跡陰陽老少之情推測天地人事物循環之運天下能事盡具是矣故畫六十四卦爻以象其象命六十四卦名以文其義圓周藝騰并包往古箴括來今凡書契以後所有文字高明闊闊正大平易而神變無窮者未有能或之先也所以歷代聖人寶之用以著龜至周人情有所變通故文王逐卦係以辭其辭多獨舉一隅者聖人告聖人之法也周公斷制六爻擬議呈帝王伯之業酌言吉凶悔吝無咎並舉三隅者聖人告衆人之法也仲尼讀之猶患聖人製作高簡衆人未易通曉乃上探義文周公之緒悉索而極言之易道始無餘蘊矣故凡讀易先其易者始由夫子之言以求周公由周公以求文王由文王以求伏羲伏羲以上無文字可求即易散

在天地人事物五者運行生成之跡矣夫易以經世世間萬有最其鉅細精粗莫如此五事惟用易可以得其情易誠大矣哉而古今註易亦惟吾夫子能之易誠微矣哉易非聖人不能註聖人既註之於書學者惟當精白一心拳拳服膺受成前聖斯其為也吾聞後之註者三四百家嘗試得一二而讀之闕於天地萬物之大義吉凶臆決牽制傳會言人人殊大抵遠遶尋引而冒爭分寸甚為之忸怩而心不寧余來金陵胡淵醅嗜讀易扁其齋曰玩易命余作玩易齋說教告淵莫若曰夫子所註易以求夫義文周公之易曰義文周公之易以跡天地人事物五者運行以爲易也

飭已說

善黨之士高仲暉酷喜讀余文以為別白是非善惡如秋
霜烈日聞者為之凜然有言近日行某事未免有過失與
善人辯論文未免有躁怒是七情者動於中張憤不可制
從而奔放發作於外求余為饒已之文一篇攻擊內邪徑
中心原讀之由中達外耳熱汗下揭置坐隅常目視之以
為平生約束禁止之金柅庶幾乎執六轡以馭駟馬由夫
中庸之大道也余聞之矍然起曰仲暉果賢乎哉吾之畏
友也是可與論大儒先生性命之學豈徒言語文字而已
爾遂言曰仲暉汝知事君之道乎寧拙誠無巧詐萬一得
罪首實可也不宜文詞曲說內欺此心外重誣罔或者其
罪未至於積捨僥倖可以脫離於一時者亦誠有之矣然
而詩不云乎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君

猶天也天之明威其終可逃乎是下過延以歲月之久待
其再三過舉則遂註于恢恢之網而不可追矣所以君子
之事君寧拙誠以首實不巧詐以苟免也莫許改過以事
君必不可文過以欺君也仲暉汝知交朋友之道乎人皆
惡勝己之友好不如己之友惡其攻伐吾之闕失也惡其
窺見吾之隱密也此乃勝己之友所為爾勿惡之善事之
可也好其褻狎易與也好其規射便利也此乃不如己之
友所為爾勿好之漸疏之可也仲暉君子當弘其量是故
有容德乃大若其中迫塞外物來觸犯忌諱者多則蠢賊
滋生而勃礫拘礙矣故又貴乎寬仲暉君子當厚於仁仁
者人之生德也見民物顛連而不為之怵惕則人而不仁
其心死而生德亡矣故又貴乎慈仲暉君子中立不倚于

祿不回威重嚴恪如介冑之士不可犯故又貴乎嚴仲暉
君子恐懼脩省以為百行之本常如臨淵恐其墜也常如
履冰恐其陷也故又貴乎謹仲暉不違事父母不及友兄
弟又未有室家琴瑟之好故五倫之大特舉君臣之義朋
友之交以告之仍語以寬慈則和樂嚴謹則莊栗嗚呼人
道其備矣仲暉盡誦此言夜卧人靜以此六者逐一反求
諸己有不如斯言者速改之能如斯言者勉之而益造乎
其至也大丈夫別去三日神知生長與三日前相會時迥
不同仲暉得此文過三日後當舉此六者還以責我矣故
仲暉吾之畏友也

韓仲弘字說

弘之為言廣也在人莫大於道問學以廣其量也余嘗病

大世之知謀技藝之士各奇於其量而止耳略不能擴充其量以廣容受焉是故知謀技藝之士足乎升斗之量者觀其朝夕經營相度圖為成就止以升斗之量自喜味然不知有一石之量者所為矣有一石之量者又昂昂然以一石之量自負不知有十石百石千石萬石之量者所為矣苟奇於其天所賦與之量而不能相通一旦以高且遠者語之如蜂蟬蟻蠓知朝夕為性命豈肯倍犬椿之木八千歲以為春八千歲以為秋哉此不能擴充其量者之罪也古之聖賢處此則有教之方矣其道以變化氣質為要本之以詩書張之以史記駕之以天下國家九經之盛大歷觀先哲前言往行深謀遠慮發紓為長材大略親萬姓平天下景仰慕尚則曰古之人古之人如親與之游從

執其明德吾所蔽跡其長攻吾所短魁魁不息跂而及之
由是愚變化為明者有之矣柔變化為剛者有之矣險側
者變為平易樞密者變為寬大恢然廓然可以廣容納矣
是故必假變化之効然後驗吾問學之功吾黨之士姓韓
名弘字仲弘求余說其名字之義余謂仲弘宜用聖賢之
學益充其量始由升斗至於一石一石至十石百石千石
萬石將無所不受則仲弘名字之義得矣若果然者異日
弘定為量量之所納其可量其德深哉弘彭城人其先祖
致貨數萬而令其子弟習勞苦父社元審慎有父風

樵雲論

開封府知事朱某頽然七尺之軀長衫為纈翩翩然行乎
府署之間余竊謂其有塵外意也一日其友揚也之來告

曰未知事自號雲子胎為之言其義乎余曰開封天下
土中也地大物衆州縣受約束于大府者凡四五十知事
每日早起或贊府事或行縣有所徵斂左支右梧前者未
畢命而後者復有摩踵至延頸以俟處分胷中擾擾安得
有無雲之興也耶嗟乎世間有癡男子行乎功名富貴之
途其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大則背
父與君小則吮癰舐痔以控持其功名富貴不肯一日暫
舍形勢之域若尔者其人安得有無雲之興世間有大犬
夫行乎功名富貴之途以為丈夫得則駕不得則達累而
行且人生百年之內其悲憂佚樂即一日之間至乎吾前
者蓋數變而不窮又况卿士大夫爭名於朝冠蓋相軋權
力相奪可以泥為一曳之跡而長欲有乎已哉是以大丈夫

夫之處此雖臨鞭扑居呵擁而解鞍歇馬吏既已散妻
子不相關閑居獨念四壁蕭然吾心身當此之時視彼持
斧入雲之樵木石與居猿狖為隣其高迥寥落之興何以
異於彼之樵雲歟以余觀於朱知事風神灑然故遂信其
興寄之悠遠也是可與語大丈夫之處功名富貴者為可
慕而癡男子患得患失者為可鄙也忠之拱手曰請書之
為樵雲說

書

與龍游魯起元書

僕廬陵郡之鄙人也去年應辟來金陵有司以僕儒者不
任官府繁劇特署職尚賓館使主四方賢士大夫來棲息
者私念實身都魯之邦可以縱觀天下奇士有秦宗陽者

時時過後與之論議愛其性識頗靈變每語從容久之曰
求士於宗陽宗陽曰吾邑魯先生始學為古文終由古文
悟諸經嘗謂人曰好文章自然浮動紙上又嘗為書抵宗
陽曰宗陽宜速來相就靜坐數日又宗陽道其年貌居處
嗜好甚悉最後又得所為詩數首讀之於是慨然作而言
曰當今之世吾不可以失此人也惜乎薄宦羈縻蹤跡不
得相從於林谷嗟乎學弊文弊莫甚於此時性與天道自
昔子貢不得聞於夫子者而今之人徃徃舉以程試新學
小生其說爛熳洋洋動人果然耶不然耶何子貢又以為
不得聞於夫子耶琢碑刻文圖垂不朽鄭重其事號曰金
石之作而妄一人可以執筆為之隨即鈎摹篆隸傳走四
方苟且不探其源果可以圖不朽耶嗚呼之二者其勢如

潢水散漫滌溢孰隄防而障遏之也哉故當天下文學靡靡靡浮庸瑣細之時固有大家先生獨乘白駒幽居空谷窺義文之墮緒慕秦漢之雅製十畝之間縵帶委蛇而超然孤詣欲語無誰傑之神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安得不日游於左右几格之間也哉故人饒君德祥為衢州府經歷故敢為此書奉寄且錄近作一篇拜呈千里遙遙何時言面可以交際以竭此中心之所欲和請而商略之也是以無任卷卷之至焉

查孟左司書

余年二十餘慕為古文即悟其人有古道本能為古文所謂古文狀其人平生所好之古道耳及年愈大益悟文乘氣而有也是故細繹心思乘氣以綴文而註之簡冊之上

猶如人騎善行馬操轡在手盤辟往復於羊腸蟻封之間也年少時志不足以勝氣為氣所驅使未免用壯其勢突兀後乃承舊所為文視之甚可羞赧曰又悟氣充滿一身倘或縱其所知如龍驤虎躍能排軋萬物必也持志內收施銜勒為控御然後歷都過關步驟節中鏗鏘乎和鸞之聲容與乎曲水之側於斯際也護而形諸語言則為節制之文仁義之學矣然人生稟氣其清明入高品者最不易得而文人御氣無促數之患周旋折旋中規矩者又不易得是故三代以後漢唐宋之文人稟氣秀出於藝文之科御氣無前於天下之士者如司馬子長神情散逸最喜明姦利又善為人寫生諸王子王妃將軍文吏情態無窺其猥褻陰私斷不失其神類言常人所不欲言者班孟博

懲司馬氏微傷薄供乃本左氏謹恐不放庶幾冠佩長者
氣象而其創體張布廣遠如深山大澤龍蛇生焉韓退之
稱物肖形斤斤擗節不妄許與如霍大將軍出入禁闥道
退有尺寸望之衣冠儼然視瞻不允信其為古之立言君
子歐陽永叔莫延宛轉蘭筋柳骨如神於縫者滅盡針線
之跡但覺織成一片蘇子瞻用其天生自然之村真身九
仞之高下視城中烟火雞犬啾啾舉皆允近無足道者此
數君子稟氣間生御氣合度固已長鳴於百世矣又不知
未來天下百千萬年所生文士其情狀設施與前文人又
何若也夫氣最善變者也故萬有不齊故難得駕馭故凡
文人御氣以作則者可貴乘氣以加人者不足貴古今稱
文人無行正謂乘氣以加人號呼跳躑有狂者之態也若

夫調伏之氣始由一縷馴致綢繆屈曲繁連或為東西或為南北其為人也必然尊尚道德樂於政事虛已而下人薰心而憂世志常帥氣百行其旋則可修辭以立誠垂文以作則載道以傳後之人矣此慕乎古之道者所為文也余所見太原孟左司其氣蓄方剛其行躬懿美其文績古雅間以書見貽謂僕實好文而真識文者也余嘗古文幾三十年中間一二朋徒喪落未嘗敢以語諸人及來金陵一見左司公酷喜其嘗用力於讀古文而考其然不然又嘗用工於為古文其文必放古至於命意遣辭沛乎其氣而不為氣所使況歷官行事四五十年所在稱蕪平文之有本也固如是矣凡此皆占文人第一流余焉得不從之泚然而孤詣愈深而人從之者愈少徒多為時所憎惡以

取窮耳間有好事者則以為業是工專可圖不朽間者之
言然矣然朽不朽繫乎天若圖之則幾於侈心生是又不
可以不辯也

答天界寺書記證僧書來書論詩釋

始僕學為古文求其製作之體勢於韓柳歐蘇四家亦既
識察四家經營之方醞釀之意又慨然而言曰吾將上求
史記漢書之云為既識史漢各自擅為名家於是又慨然
大息曰秦漢而下文章吾得其盡常盡變之情態矣若三
代以來四書五經文章皆聖賢述作其狀果何若而然寧
不賢於彼十百千萬也耶遂竭精思日夕披索而章句破
碎町畦疆畫一為彼一為此血脉不注手足不仁比之史
記漢書韓柳歐蘇五六大家旌節騎從巨為長蛇布為六

花中聖極奇左右前後悉受指使者不同乃零落畸孤殘
斷失綴居常疑之曰天下無二道彼秦漢已下作者其道
既已然何獨聖賢不然耶而專經之士類曰經以載道不
尚乎文也幾於諱言文之一字夫言之不文其行不遠不
文何以示萬世圖不朽今夫天未嘗廢文也圓周為垣宛
等級為階陞曲張為蓋橫陳為道此天不能已於為文也
今夫地未嘗失理也崑崙地之首太行舒為左臂岷山舒
為右臂二臂句翼中土此地不能已於為理也天無文何
以聯絡星部別為二十八章地無理何以分畫為九州之
野聖人人文之至也所著書其傳者道德性命之蘊備齊
治平之法安得獨無文哉是其臨文初體度亦欲法天地
之圖万象四時之翕闢理之以五行六爻宣之以八風六

氣必如是然後可以網紀時物可以為文理也豈有一時
意興欲言則言欲止則止一切比之如漫成村之為偶然
故聖人作經未必反不若班馬韓歐筆描數不踰短也以
此標從師學易斯真知聖人結構之跡於是俯仰迄未得
天地人物各共一始終之理以為文學書知今文是氣而
旋浩瀚有積和龍轉大海知古文是芒屨散葉談骨補學
詩知三百篇同其舊叙次者為舊體易今新叙次者為至
文學春秋知聖人絕識高節慕天地欽聖之幾法之為記
數之體含歲曲折跋涉廣遠薛若竹生胡茅其長寸許寸
許之中實具千尺之勢夫五六大家能為文章而不知五
經之文章古今通經之士又不于其文章專于其義理然
易曰辨辭以立其誠辨者聖人畫製作之妙以為文也

立其說者用製作之文述誠傳後折不廢墜也故五經為
文以載道豈有知其載道不必知其為文也可乎惟僕也
不拙早鄙用工彌年有孚不渝私竊好文故首著詩擇一
本挈來金陵以商學士大夫之都會意必有好古博雅君
子攻我寡陋忽遇證公上人資質醇厚讀經不廢取玩十
餘日又乃為書以相貽展書而釋之真大雄之徒擬矣隱
之孫積久未答殊增愧赧故具道據昔者讀五經之文之
所以然而五經之道有未暇論也更希垂察焉

又答證僧書

字吉翁春秋

近蒙上人取去德批點趙君子當所著黃楚均先生春秋
師說一書隨蒙先善與僕辯論所批評得失書留朱先生
兩先生為翰林卒卒無閒暇之時遲經一月有餘然後論

善到乎此語反覆喜幸不可為喻大抵僕始讀春秋意
欲經諸家傳言一字不留胸中靜室危坐日晏微吟連月
不綴如寘此身於夫子羣弟子之列如得此書於夫子文
成之日當由在山泉水未經攪觸於是洞見聖人製作有
法其文深密而閎闊痛切而優柔高簡跋涉真如龍行虎
步中具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升降之勢又具二百四十二
年列國升降之勢又具二百四十二年魯國升降之勢而
又加詳焉然而周旋曲折卒不出萬五千有餘言天子諸
侯大夫是是非非非是是班班滿目如身如錦如墨散
如綦布斷非聖人不能為斷非千萬世而下良史所能為
馬班最工寫生然費辭浩瀚何曾知其節制之萬一吾方
循其末遺已失其顛擲焉常言已入于變聖神無方恍惚

不可為象通身生活何嘗死都一語當此時氣象又安知
上必今所引用鄒孟子之云云漢董子之喋喋也執嗚呼
自孟董而下大儒先生代出莫不願為春秋忠臣悉取仁
義忠孝之說以傳之如被以錦衣狐裘佩以明月寶璐然
而雖極尊重實失本旨此如郭崇韜拜于儀墓崇韜求宗
子儀屈膝拜墓拜則拜矣盜果非一本何惟斯言也可以
喻漢唐以來諸願為春秋忠臣者之學矣僕素信如此故
不得不本此義以與上人辯所賜書之是非也上人曰春
秋皆抑公侯尊王室且如伯姬婦于紀紀于莒于盟于密
蔡人衛人陳人後王伐鄭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僖公
于薄之盟成公于蜀之盟公如晉偉侯會公于沓公還自
晉鄭伯會公于栢齊侯宋公會于訖諸如此類可以謂之

柳公侯乎武氏子來求聘天子使家父來求車王使榮叔
來錫桓公命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如此類可以謂之
稟王室乎上人曰春秋明乎綱常始為綱常之說以梁春
秋者緣其人昧於文理密察茫然不得其悟入遂尋思得
箇都大籠絡之術於是設為大公至正之論蔽天張網滔
滔莽莽折以一切掩蓋而得之也彼其門戶闊畧可以左
右轉旋其名義正大可以斬衝劈折況乎其氣足以作人
之視聽其文足以起人之風采且取三綱五常以號於人
料天下雖有博辯之士亦將籍其古不敢喘息矣殊不知
彼之權度精切間不容髮如寸刃解大牛而技經肯綮之
未嘗又如良工刻木肖象必盡剗剗之巧然後宛轉成
人之形豈有快刀長斧一削而得之也哉此其鹵莽中人

之尤者也。上人曰：諸侯會盟，侵伐皆書。公會者得非先我
公為尊魯公也。春秋內魯凡會盟侵伐先公者，此內魯之
辭非尊魯之辭也。豈獨春秋為然？它國史書會盟侵伐皆
內本國之君，亦如夫子之內魯君而製辭，技乎主人也。上
人曰：魯年則書王正月，若不尊周則正月不當書王。書王
非必尊周也。周史立言之法當如是也。何也？假如文武成
康之世，千八百諸侯，彼時侯國紀事之書，吾知其必書王
正月矣。竊料春秋之時，列國史官所書亦然。吾何以知其
然哉？於時桓文倡大義於天下，齊晉史官必然書王正月。
則列國史官亦不敢不書之矣。故王正月者，本三代之時
侯國史官書法通例，非必春秋書王為尊周也。上人曰：天
王狩于河陽，為尊周非尊也。乃悲傷之辭也。悲周室微，

君臨天下者失控馭之道遂以天王之尊而下從諸侯
上人司左氏紀事公穀義例皆有可取不容盡去非盡
也擇其合於經者而取之也然惟真知春秋者可以去取
傳言故讀春秋既得其戶庭寢室之制有成屋於宵中矣
然後徐以公是公非之心取古今百世之傳言以羽翼之
倘不真知春秋私意有所取舍此如肯夫辯岐道明於目
者從旁見之徒增憐憫耳上人曰僕河言諸釋春秋者每
倡貴王賤伯尊君卑臣等語以為本無其事而徒事此虛
言遂為今日學春秋者不治之大病此語本取諸黃先生
未為過論也上入曰恐僕所為不循乎已然之轍以求成
家於世而不顧道之可否者斯言愛我矣然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僕決不敢犯此不韙以誣我夫子大聖

又也嗚呼吾嘗求其故矣今人不通春秋者貴要抹靡繁
駕激揚蹈厲覆射褒貶風聞得失其辭一歸於尊周其意
一歸於抑諸侯間有不然者則懷竊鈇之疑卒斷為盜極
肆幾毀然後意始愜今人讀春秋者往往用看詩話者日
記之心目求之來辯春秋者往往用強辭恚氣如以齒決
乾肉如以履踐鷄子乾肉必不可斷雞子必不可踐於是
恚氣愈增而夫子之微辭愈在雲霧中是誰之過歟故讀
春秋大要得其人心平而氣清心平如池水不波氣清如
金鏡善鑑導者量與之從旁略啓其幾待其漸漬濡滌既
深則彼已自然懸同若心未平氣未清一切以忿心拒之
勝心勝之是猶欲入而閉之門惡醉而強以酒也烏乎其
可哉我不欺上人有如皦日有如微日

劉尚質文集卷之四

序

元庚申帝大車記序

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簡受命尚書尚書同執政大臣奏奉

欽依差人徧行天下訪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當職與澤州儒士崔九成一同領差前來汴梁陝西自崔九成去陝西後迪簡住汴梁日久與暢純甫之孫忠之相避迨忠之昔事龔伯遂於京師伯遂死忠之爲僧又事指空和尚於京師指空死忠之山居擴廓延至幕下以此能言二十年來天下用兵朝廷得失余與之極論數晝夜二人喜於相得余於是取其言之前後一致關於治

亂興亡之機者而又衆以衆人之說若夫庚申帝元統
以來十五六年之事余固昔聞之當時學士大夫而得
其一二矣於是總前後凡三十六年筆之於書號曰庚
申帝大事記庶幾上裨大史氏采覽然其間地方人名
歲月參徵出於一時傳聞記憶無文書可以檢尋恐多
有牴牾惟大史氏據天下圖籍之要祈必有以正之或
曰子之為史得無僭乎余曰余食官府之食做件文書
酬還官府初非有上人之心不知盱謂僭也作大事記

序

送揚湖州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
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極不脩四方

傑並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
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為之震蕩掣扼而不得寔於寧謚
也十數年後我

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親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
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
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
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
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
腋尚尔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
顧已密而人謀之協從斯滅甲兵府庫金城歸附

上見湖民之久在厚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
輟近侍之臣徃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揚公通練沈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
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揚公之教令
為

上新民凡奢器敝壞之俗不可為也偷情放肆之風不可
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

聖朝其小人則草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有
妻孥之樂尔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
尔然也故太守下車為言尔之所不知者

贈詹學士出使序

洪武元年八月

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
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達三省立六部拜諫

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蔽尤深蔽不售之士願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茲至理望道之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於是儒臣十人受

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岡文與焉詹公恢疏洞儻嘗為考功却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皆隸考人心如深淵不測公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設有姦邪小人飾詐釣名安能誣我而冒進也耶而余也吏尚賓館惟當飾牆壁治几席以為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贈陶參政序

我

國家龍興於南土也其武臣震耀于天下者則多有其人矣其儒臣之震耀于天下者今御史中丞劉公江西參政陶公陶公剛方直大始與

上遇於太平出策共平定天下前年出守鄱陽去年入為翰林今年參知江西省事夫儒者為政貴在乎能推大其所為成已而成物也江西所轄大郡連延至于南海且一十三府其間邦諸侯縣大夫皆參政子姓之屬也參政既已有善於已安得不責其子姓之皆善也耶若夫執德守義獨善一已視子姓徒役顛倒羣嬉絕不聞知則儒者正已格物之學幾乎廢矣善惟其所為之說幾於流為空言矣一道吏民皆有軌則吾何望焉吾何望焉陶公功名滿天下心跡著史書而余也幽谷小生

小雅有慕乎古之人故喜為之言以進大人與焉

贈林彥和序

讀經之士與其博習善記不若少讀善疑也彼博習善記者如少年騎快馬歷過都邑涉獵去之及解鞍止息問少年騎行所經人物邑居之大聚僅能道其一二者有之矣彼少讀善疑者如老人策蹇驢徐行而不驅老人性謹密好詢求從者謂其絮老人猶不置及解鞍止息問老人騎行所經山川邑里之委蛇郵亭逆旅之位置或地陋或完麗一言狀而不竭矣夫騎行有疾徐老少之情有疏數故得於心目者有淺深詳略况於求聖人之微言五經法象之製作而不免於鹵莽滅裂則心目之所察識者能有

幾何哉夫繼求之也詳則必有或然或不然之疑生夫中心疑者庶幾乎進於有覺矣勝於無所覺者全未有悟解之幾也故余每見學者必問讀四書五經有疑否念欲得遲鈍之士同吾所好尚者竊從之游以畢平生勤苦之志而其人未易遇也竭來金陵林彥和者年甚少措甚度於飭設肆賣卜於狀元坊之側吉凶悉斷以易之爻辭一日問曰易豫卦文王言建侯行師周公乃言豫樂雖釋之者不致疑然本末旨義不相涉入何也乃言曰六十四卦官於天地人之六十四職也而三百八十四爻蒞職者之人徒也六十四職主年勞閱歷之大凡三百八十四人徒主日用酬應之密率是故人徒隸六十四職六十四職幹盡天地人自少長至老死張布為輿羅絡周遭具天地一始

終人生一始終萬物一始終一事一始終是故卦與卦之
大象也猶幹也爻與爻之爻辭也猶文也卦也爻也象也
辭也幹文井井宜端根不亂何獨豫卦文王之辭與周公
之辭條貫殊而首尾夾也固嘗評釋者擬捨易與左文右
指隨漏隨補如人抱疾凡證數端病原於一求得其一無
證自除乃族醫舉族藥治之曾不知有生大謀舉體至
計也余聞之曰然嘉林氏少讀善疑如老人騎行緩轡獨
得山川行曲州里安折余將往之游僥倖讀書有覺也故
先文以此文道余願交之意焉

贈林學士朱允升還鄉序

余少之時則有志乎通五經透聞方外之士有曰東門吳
者八九十歲飲酒數斗酒酣誦五經註疏如流通州大邑

學士大夫為之欬手遜避彼何人哉余何人哉余反不斯
人是似也耶愈覺愈惡幾抱病則有隱者教我曰吾語
以讀經之法先經而後傳可也始問不之信意謂非傳無
以得乎經而困辭無聊姑且試為之果然若有所悟入隱
者又曰亦既然言矣自此執經以證傳可也為之又十
餘年隱者笑曰遂去註讀經可矣除典章名物其餘一切
聖言舍之如脫桎梏夫天地至文也若不能用言語宣洩
以告人僅能顯其呈露之象而已聖人作五經脩辭初體
撰寫天地至文代之有言宣洩以教百王百王承之播教
為大訓下教天下萬民以啓其衷遂成美俗其隆平其道
輝三才其文構結如作室廬而千有餘年以來註者層
層散為流澌失其江河之勢碎為啁啾失其雷霆之音余

由授經證傳之故悟古註經之士其失育如此者矣靜坐
一榻惟此心亨絕不敢持之以告人尤取怨怒於近世科
舉之士不料朱允升先生傳學力行來自徽國文公之里
聞而知之屢約談道天界寺中先生忘年屬以師道乃謂
人曰吾得異人焉國人皆笑先生而先生毅然不顧也今
先生得告還家余有所疑義誰從而質之也哉收知心中
百一後來之士誰為之繼之者哉又記文公答陳傳良詩
釋之書有曰字為之註句為之釋我不如卿拓開千古之
心曾推倒一時之豪傑卿不如我及今巽二百餘年矣又
安得起徽國文公高風絕識而與之共議此事也哉驪駒
歌既先生行矣徽國悠悠山流山峙我之懷矣焉其有已

自女與以來知郡之士幸而存者十中不又一二耳追惟
當日志亡之禍雖知隕霜被草稿死原野豈有擇而避之
之理乎或者喬林巨植之所蔽蔭其下一兩科飛霜不及
經冬不凋者間有之矣余在金陵避迨鄉里之士胡山立
其喬林巨植之下避霜之異卉乎山立少負其氣節去遊
幽冀累官拜監察御史見幽之君臣嬉遊息荒國爭日非
山立疏十條暴之於廷計身後事買棺與之以自隨
某君臣為之失色山立約是名滿幽之都市其後城守某
州策後入為兵部尚書而幽之杜稷墟矣山立善吟詩音
節態度頗慕唐賢有樂府一兩篇可詩王建張籍相輩行
寫字亦通勁尚骨氣又蓄名畫二十餘幅連為一軸畫草
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性來氣機諸墨非近代而有

而精神灑灑然動人類古知道之士玩物君子所為山立
居貧無聊輒向紙窓拂几卷舒此畫以求白日豪家徃徃
用高賞易之不顧也朝廷將官山立以追復父母之喪買
船西歸山立歸故鄉原野蕭條百草燬死乃有靈芝煌煌
眩曜五色偶托於蔽蔭而不死者凡鄉里士子見之能不
尊異而貴重之乎故於其將行爲之言以告之也

贈穆秀才序

原夫太古已降醇風漸開而人文生焉是故龍馬生於水
中負圖而詔伏羲此天地爲文以啓聖人也這夫黃帝御
曆命史臣頡造書契代結繩此聖人爲文以化成天下也
其文如何布畫象形曰形取義曰義以示軌則其象形也
以品識天下萬事萬物之散殊究觀其取義也以防範天

下奇衰遠之逸行故嘗考其製作外則情文宛轉內則
意匠躍如或據依性命道德之雅興或探求天地鬼神之
幽深至於男女相與草木華跗鳥獸爪跡舉天下萬有極
天下萬動經綸擬議一歸於書此聖人以人文化成天下
之學也自茲已降夏商趨於簡便殺為鍾鼎古文周宣王
為大篆文設夏商秦為小篆又殺周宣王者浸以怠忽於
是人文之學微矣卒也事役繁興為隸八彛及世道愈降
人情愈促敷真行草書相繼迭作取清華放逸為能工點
畫波磔為務而古者聖人文之學掃地盡矣明州穆秀才
自少好書學嗜好專一始業小篆泐小篆業大篆泐大篆
業鍾鼎古文由鍾鼎古文遂進悟蒼頡科斗鳥跡人文之
學曰自吾為此視少時所業字書如睡在寤語也又曰

如料量取五分為率當時大篆已訛一分小篆如訛二分
又曰書學可以裨益聖賢經傳之義可以辨決後世註者
之非又曰凡一字已具不言之註在其中他日五經四書
註不作可也大哉言乎而余所善道德性命天地鬼神之
義秀才授字書之原相與為問難疊疊而不窮確確而不
易遠包漢氏之說文近履近時之六書故王者化成天下
或者有取於人文之學豈不可以善世而垂不朽余安得
不為之言叙其事而贈之

送舒仲安任滿還鄉序

江南多富家水田巨阡陌羨木數萬章家僮千百指垣屋
周遭鐘鐃列鼎而居資地與公侯封君之氣勢相等其家
所生男子養郵甚至年已大矣猶有姆抱扶持鴉慕啣嚙

駭魚肉不食羅海味珍饈出入從以奴客數十騎呼蒼鷹
逐黃犬馳騁州里中茫然不知天下有飢寒之士余時從
旁竊視之甚悲其所為果然十數年來海內戰爭此等生
長富貴脆惡不任事流落田間死亡殆盡間有存者或賣
身為酒家保或乞憐為城門卒或負販米鹽澆雜瑣碎見
人道齷故依然猶有饒態何其愚劣也嗚呼世之榮名福
力皆祖宗有隱德當時不曾受報收功故天貽尔子孫以
昌盛尔乃不知天之不假易也不知祖考之衣被也惟日
戕賊其本根天闕其生意故當天下更革除舊布新之際
樂書之德已止樂黨之惡獨著如之何而不破壞糜滅也
嗚呼此其人家適遭際而然耶此君天下者失其治理而
然耶何人心風俗敗壞至於如此也是必有任其咎責者

矣涇縣舒仲安涇之富家子孫溫柔忍慤敏於後事又
讀書甲辰二年受監內蔽司出納挾其從子允明同來書
趨府中夜歸篝燈授書允明其性恬退不樂於仕考滿除
官復頌乞身為庶人而役於有司焉江南富家子孫皆紐
於驕奢盈溢而安氏孝謹之風不衰敬上天之昇培前人
之基獨能世守先業所以涉大難而不危懼衣錦衣照耀
千里間也故京師大夫君子多為詩以美之乃命余為
不以贈之

逸清堂詩集序

進賢縣有一士人留逸清者其貌濯濯若松柏其志堅
若金石其年四十餘而詩諄老成若八九十者嘗從進士
周通學易近年來見天下多事躬負耒耜執鋤耨於進

賢山中吳陸川先生猶得伯尚得其為人逸評論之曰斯人豈有逸人之志清者之操也耶於是字之曰逸清命其名曰徵用小篆法書逸清二大字以遺之逸清得此二字於所居之堂號逸清堂甲辰二年大徵天下逸人素士逸清用按察司薦至于京師夫古逸清之士每愛菘菜於丘壑巖谷掉頭不住一往不返又多慕尚神仙道士沖舉之學遺落世事而不屑為之若將晚焉者又愛尊尚奇僻狂歌痛哭飲酒輒數斗以擅法為羈鞅其性骯髒其量狹小落然與世不相諧此古今逸清之流嗜好皆如此也今雷氏與此不同情見於言說每有憂時之心形於咏歌則有用世之志臨事審慎不遺漏故雷氏逸清有徵辟見用之時也若夫逸人之志飄飄清者之操鑿鑿彼雖樂其

道終身不戢然卒不可以與於功名也可以與於功名
今雷氏逸清其殆庶幾乎而伯尚氏昔者之命名製字亦
果存得於知人之明乎逸清用隱者之行深藏不售而按
察分司乃從而得之按察其亦伯尚氏之流乎士大夫多
題詩逸清堂特命余叙其字義而寔之卷首而余亦碩致
相勗之意於其見用之時云尔

送徐平陽序

中書右司徐郎中尹平陽將之官乞言於余以行余曰尹
平陽有二道以家法治屬官以漢法喻平民平陽河北大
鎮屬吏不下數百人其人情性好尚各不同有賢者有材
者有貪者有懦者情性人人殊然自尹視之皆子姓族屬
也每自詢求其言語動作或得或失以家法齊之可也天

下有人不幸蕃漢混處不多天下有至可至蕃漢區別內外
外睦此北州之野自還金元相繼為王到今子孫十餘世
變為夷虜之風無復漢人之習俗汗漸染翻悲慟今軼我
國家奮威驅除執民以王度尔民其亦知之也哉昔秦符
堅城幽慕容氏以王猛治幽地猛剛明清肅風行草靡北
州凜然今徐郎中尹平陽而能行是二者王景略雖賢豈
能專美名於前代哉

送吳天池學地理序

凡天下讀書與夫治一藝非信厚之人不可與語也故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有忠信為主本然後歸之以禮衣
而今之讀書者涉獵以過之鹵莽以耘之今日肄習明月
便見諸言語文字浮華捷捷善辨言張皇鼓舞遽駕其說

以動人耳目由是聖賢之學日見淪沒失真矣至於治術
皆野夫俗人為之其人愈肆意誕謬傲睨無忌憚則神之
者愈至如吳天池以信厚之質而治地理之學者絕少矣
始余來袁州與天池共客于嶺東山中及來金陵又與天
池宿於尚賓館已而被命中書與天池六人登鍾山之巔
望江淮南北山川纏綿數百里蟠為建業是夕抵梁武皇
帝崇禧寺而儒者鐵冠氏在焉鐵冠扣天池問故酷愛其
說閱偉勝大頗類王者擇都邑氣象又為人信厚或多言
恐先於其同袍由是觀之治一術尚不可不于其人况讀
書窮天地鬼神之奧古今治化更尚迭建之機乎天
囊中有文一首為一軸其邑中大夫君子黃子中所贈言
也復徵余言寫于子中左方

送李湖官序

儒者之於事功行之當無所不獲其宜也溧陽人李鉉始授經師嚴瑄授尚書習舉子業于時擅美譽於文場矣後率鄉兵從征湖廣江西既善戰又能謀矣甲辰三年用按察分同辟舉在人材科與考功官反覆辨難不窮未幾除武昌府湖官吾觀鉉聰明知識豈止於為湖官而已耶國家造就天下人材鉉者抑止之姑使勿前惰者驅策之惟恐其不前鉉負其材能如快刀出匣精光射人捺之者用以割物不為之控持縮止少少留其芒寒將見血出而指傷故湖官無騎從以動盪其心有山水以娛樂其志公事既畢力又乃取齋書而讀之尋繹昔年所未及京師非遠也衡鑑至公也湖官將不汝久淹矣故曰儒者之於事

功行之將無所不獲其宜者此之謂也

贈梁天爵歸會稽序

富貴而歸故鄉與亂定而歸故鄉其為領幸之情亦有以異乎曰有以異也富貴而歸故鄉由君子翫之此人之常情亂定而歸故鄉由當世觀之此人道之大變也君子之處富貴視為不定所固有一旦功成名遂則乘高車駕駟馬問征夫以前路望棄梓而疾驅既見父兄耆老拜揖跪起之外不過叙言久別歲月之幾何時而已其心豈有曰衣錦晝行欲以矜已而誇人也哉故曰富貴而歸故鄉者此人情之常若夫亂定而歸故鄉城郭雖是而人民已非所見者黍生離離棗下纂纂及入山上父母丘墓宰夫已伐而荆棘蒙然虎豹怒我而啼號烏鳥狎人而啄食或者

塚土穿缺則狝狸目之以為窟穴故曰亂定而歸故鄉此
人道之大變也惟今梁天爵侍父游宦客居金陵見兩浙
平定謀還會稽既無亂變而歸故鄉之慘惻又兼有富貴
而歸故鄉之榮華天爵在外二十餘年上奉父母下畜妻
子種學而學成繕性而性定今茲言旋其室廬可得而訪
也其田園可得而理也其先世墳墓春秋未嘗之弔祭也
其宗族未嘗散亡也有生存盍簪之樂無死亡悼徃之戚
況其家君叔亨先生以端人元夫見奉

朝命居守浙江鹽運使司浙江望會稽諸山只隔一水是
行也先到浙省省覲然後棹舟亂水出車更駕却指會稽
家山其為兩端願幸之情眼中誰得而似子也嘗聞越俗

好歌而余方肄古樂府諸體作歌三章勞逸之餘信
歌之其亦有足樂乎其亦有可感也乎歌曰

梁子還會稽先到浙江西大人督課浙江省梁子脫白
穿斑衣梁子還會稽其樂不可支它州亂離且莫說伯
氏仲氏相娛嬉梁子還會稽辭家多少時卅年種樹二
四尺如今長大拂雲齊

贈張縣丞序

天下人情萬有不齊可以一言而蔽其所歸趨乎一言而
蔽之曰天下人情所歸趨好利而不好義也一為利則分
財多自與妻子溫飽舉家嬉嬉一為義則取與辭讓蘄於
為已妻子之奉孰恤其飢寒哉由此觀之利義之利害甚
明白天下人孰肯舍利而趨義然而義者屬乎天理之至

雖當人欲紛拏必有天理以維持陰陽之倘天理一不
存惟冒厚利而人心果死矣天下寧有是理哉廣德縣丞
張彥種曰公事留于金陵其故人徐彥卿之子伯陽為不
臺節日夜登臺候視體力內弱為風雨寒暑所傷醫者
利未盡遽以附子輩實之其證雜出乎內曰外曰而莫之
適從彥種診之曰是猶窒塞穴隙而邪氣不得出也乃
之汗以泄之泄之竟用藥十四友為丸支通心腎以少
經脈平復為病愈在京業醫者百餘人伯陽不敢以病
之抱疾經朝而彥種至伯陽泥彥種以求生乃不得已
之下榻流連甚而僕焉之食藥餌之需有時自為之不
累病家嗟乎天下人見人有號呼赴愬危急之請者無問
親戚故人特倖緩之以商利多寡而張縣丞一不出此又

反賞之何天下人獨張縣丞好義而不謀利也彦珩個儻不拘小節有子夏四海皆兄弟之心曾丞職且滿調中書曰為之言以告今之大夫君子若張彥珩所為者庶幾天理長存而人心不死也其位豈終卑微也哉

贈孟州序

荊州固大郡也况都於江左荊州號為國之西門然則荊州又要害郡也郡大且要害而以儒者守之

國家不負儒者而儒者何以不負

國家哉吾知儒者不負

國家有五長恃其資地賤黷以傲物凌人儒者不為也內吾民而外彼士卒兩司常常相攻擊儒者不為也以刑罰峻切為可恃謂教化迂闊而不為儒者不為也以六曹文

吏為腹心羽翼遂無法以罔羅庶民儒者不為也舉人材
得不聲響於耳目者而皆聲響於心儒者不為也儒者雖
簞瓢陋巷藐然一身無僕無馬行李蕭條所恃者挾此五
事之長於人憑依

國家威靈王者大法郡雖大且要害而儒者未嘗無治之
之具也吳元年中書照磨孟仲恣出知荊州仲恣一介書
生歎然以為弱不勝其任者故吾道此五長以壯之壯之
平以為無負於

國家也凡問之為我問訊於衆謀劉君焉

劉尚賓文集卷之四

劉尚賓文集卷之五

記

尊聞齋記

詩三百昔余攻之以遊場屋彼時尊尚時王之制日夕孜孜訓傳是故紀錄傳言者見取於有司遺傳者則見黜考官全藉是以決取舍其間雖有才優而文富學博而識高所見稍出訓傳外天下人必指目之曰是失經旨者也為專門名家大侈矣以此籠絡禁制天下高材明知之士槩不出乎彼之格律一旦試中京師列於有官君子翻然棄其舊步如脫敝屣則學賦詩為文以藻飾厥躬後進之士倘又來扣求前日射中之術必曰余忘之久矣余忘之久矣嗚呼聖人刪詩宋大儒先生傳詩豈謂科舉之救其弊

去至於如此之速也雖然此豈人之情也哉由學經之士
拘於王者創法父師課試勤苦跼蹐以執業雖嘗號讀聖
人之經其實無得於心心之所樂不在是也窮經之士或
者樂乎其心飫焉而忘饑樂焉而忘憂可以與之共涉患
難而不悔可以與之共處貧賤而不愠抱與俱處終身不
厭安有叛去之理哉余始至金陵郭士中為余設榻於其
家尊聞齋要余共讀詩三百余乃為之導行前驅其法先
經後傳至或執經證傳日可粗通十許篇稍稍純熟其勢
洋洋焉翼翼焉如鷲焉乘涼風如巨魚縱廣淵卒也合三
百篇天秩有序如親姻族姓三百人同堂共席左右列坐
昭穆相從尊卑為位血脉灌注聯絡流通大下大法天地
經緯無旁蹊無多岐驅車四達煌煌周道闢如也士中曰

樂哉斯言乎余曰未也良農為土田橫縱其取鋤治七八
往返然後墻壤糜爛而植物滋生焉嗟乎讀書之道亦如
此矣而況於窮經乎每夜二鼓盡余眊就睡士中挑燈吟
諷尚未已士中樂矣庶幾尊其所聞矣乃語士中就書此
言以記尊聞齋不亦宜乎

好古齋記

山南兵火連年富家子孫多變失故常強者去從軍帶弓
矢要揮刃冒官名為將軍而吏弱者流落人家飢寒困苦若
左右執事日夕歎息嗟卑豈猶曩時情態之一二哉教益
清宜春故大家州縣以為今之人材薦之至京師目其貌
剛梗而不華腴聽其言信實而不覲縷服未浣濯之衣久
之絕無厭棄之色當宜春兵亂之時潛身逃于洪州與洪

之名士大夫游處其後妻子亦逃來遂教授于洪之鄉里
得粟數十斛以食其妻與子天下多故人之失其恒心者
多矣而教君以統禱子弟類知道之士卷舒伸縮適乎時
措之宜江西諸郡而宜春郡在萬山間豈其山川襟抱完
固風氣未甚宣洩此邦人士或有朴質而不失其恆性也
耶抑豈區釜鐘之入平時取於細民者稍稍不責其薄少
遂竟出於虎口也耶抑有先子之訓利害之道明和正之
辨決守之而不失也耶抑教君善其邑人黃子中樂友善
聞直言而有得於心也耶來告余曰齋名好古願求記余
惟教君平生嗜好之雅潔十七八年出處之得正求之時
人之中則誠好乎古而矣乎今矣然古人之道邀乎高哉
將由今稱爲好古之人而遂好乎千載之古人而友之故

詎好古齋曰以進教君子至道也

聽琴軒記

天下古今彈琴者蓋以比焉聽琴者亦以比焉何獨伯牙
鼓琴而惟曰鍾子期善聽也豈非知心之友最難得也耶
人哉其心內而不出本不可測度者也而知心之友一見
悟入如鑿如龜卜豈以其二人同心故心之所欲不言
而自諭也斯固友道之中百一之為遇而非人人皆能然
也夫道與藝亦莫謂是心所同然乃可議耳昔漢司馬子
長善天文之學作天官書其辭有曰傳其人不得告告非
其人不得傳而唐韓退之作知言箴亦曰不知言之人烏可
與言知言之人不言而意已傳觀夫精詣絕識之士玩心
塵寰懸同化三果欲師之者非言語文字所能悉必有心

領意會默而識之然後可以庶幾此非灼見彼已能如是
平故伯牙精於鼓琴牙以琴心鉤寫天地萬物之情狀牙
心所之出入無時眷淫無定在而子期獨知其細故牙一
時操弦命意意在高山時惟鍾子期善聽則曰是聲也哉
哉兮若大山牙又一時操弦命意意在流水時惟鍾子期
善聽則曰是聲也洋洋兮若江河子期惟牙志之所之興
之所寄而決其趨向於聲焉而伯牙亦未嘗有一定以擬
按索如後世粗工泥跡循調出聲聽聲知調者所為所以
天下古今善伯牙鼓琴又善子期獨知音者此也嗚呼牙
得子期可謂得知心之友二人者相與異形而同神矣吉
水鍾尚賢為人蘄靜慎密有士行其家軒居攬山川之清
洲每燕息以委我本子期於鼻祖書聽琴以揭為爰求

東孫子林畫高山流水二圖篆書聽琴軒三字而命余為之作記惜也余不善鼓琴若善者於斯時也豈有不遇知音者之歎也哉

散木菴記

鄱陽蔡淵仲年五十有餘魁然偉丈夫徐徐察其所抱負蓋識高而志正厚截而薄發其能可以先衆人而鳴然居室必取散木以製號者其故何也淵仲生而右手駢指雖食飲執持已筋皆強用左手故其先君子見之恐曰疾而愈備也教之使自勵則目之曰此子散材也既冠費于途利入頗饒益其先君子見之則又曰是果散材也先子意謂商賈賤行負販辱處兒甘心為之俊於溫飽背高明而入于幽暗矣淵仲由此悟父訓而技指亦久劇墮乃辛苦

讀書攻舉子業務適值科場中廢其先君子又曰此即散
材之効也嗚呼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愛其子教其子不惡
而嚴也乃如是哉凡天下為人子者何可不用教訓大傷
厥考心哉政為子身受教若淵仲者可已後景中鄉試
補郡文學掾又將上入為憲掾不幸江南兵火大作舊宅
變為丘墟淵仲取鄉里棄材作屋三間追思先子遺言於
曩時揭扁曰散木菴者以誠不忘昔者先君子之遺訓也
吾聞寇萊公少時喜飛鷹走狗夫人不勝怒舉稱錘擲
之中足流血洎公貴為宰相每捫足為之痛哭嗚呼彼有
面命授簡非惟不能誦習其辭文且失之者此何人哉故
蔡州仲今日散木菴之號乃當時寇萊公痛哭之志也故
散木之云者豈止曰抱材不偶於時曰用拙以晦藏也

白雲半間記

嘗讀蘇文忠靈壁園記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
不仕則忘其君必仕則忘其親卷舒伸縮適乎其時而已
今少卿陳如晦或仕或不仕其有得於斯言也歟少卿儀
狀傑魁有獻為有膽志讀書習舉子業而擇氏所秘內典
之說者亦復解悟過人當天下擾攘之時率鄉兵擐甲胄
以禦外侮敵與及聞

聖朝王于遠業則以所部來歸由是奉使海濱之國叅謀
荊州之幕入為少卿典金玉璽此則少卿之仕也所謂不
必不仕必不仕則忘其君其是之謂歟而少卿世家東陽
東陽多佳山水少卿葬其先祖青臺山令僧作菴居守僧
曰屋三間尔西頭空東頭我且居之僧懸榻俟命故扁其

房曰白雲半間富貴人之所欲也而有去志此則少鄉之
不仕也所謂不必仕必仕則忘其親又其是之謂歟嗟夫
人生出處其情萬有不齊亦曰適偶乎其時而已故曰時
來時不來時來雖宰相則為之可也及夫時運之未至來
身如處女慕道如丘軻愈私見其可穢也已故士無醜好
逢時者妍而君子於此亦有處之之道乎則曰一旦繫馬
于駟食祿萬鍾君子若固有之可也一旦白雲半間蔬一
盤飯一盂君子亦曰分定可也舉世間富貴之赫赫貧賤
之戚戚安能以動乎吾之中心也哉獨恨余之州里屢遭
兵火祖宗所允募為草棘而陳少卿出仕市朝之上則有
車馬埽隱山林之下則有空廬日記白雲半間又深憾余
將圖歸而家事落寞曾不如少卿是似也

萬青軒記

余嘗居於闔市時習見者人物徃來爭奪馳逐或者其意
有時厭棄而不樂則與客行乎古寺之中廢城之側忽見
嘉木數株果蔬百本輒為之徘徊顧戀愛惜而不忍去又
嘗於讀書處用瓦盆盛水取怪石穿透者數枚栽蒲草穿
中蒲生長根瘦如龍爪攖石蕪畜小魚十許尾魚尤石底
乍見人則入于穴久之出穴循盆以浮游讀書疲則臨蒲
石以舒悶悶夫草木與人意有何相關而人好之也草木
無欲也故生意周流乎其中欣欣然發見于外人之生德
亦如草木生意暢達而不可遏倘無已私之心以窒塞之
則凡天地間飛潛動植之類皆本大虛欣戚榮悴同乎一
體何嘗彼已相去之遠也故夫高人勝士每見草木蒼翠

則以為可悅者為其生意周流乎根幹枝葉與已之生德
周流乎物我者相類豈曰同乎臭味而已哉衢州先達之
士魯起元父結屋山中四圍皆山也扁其寔坐之所曰萬
青軒其甥徐文淵采金陵持先生所作萬青軒見示真身
於天地生意之中游心於天地生德之內余時讀記恍若
居軒遠從甥乞得此文寔館中又念余平生嗜好頗似此
煩甥亦持余此文寔魯公軒中嗟乎地之相去也予有餘
里而讀萬青軒之為文何此心與天地萬物同流不覺山
川之阻脩而有彼此之異也歎

余氏古梅記

開化縣余宗暘來謂余曰吾家有古梅十二株皆種在瓦
盆中枝盤如車蓋高不過三四尺乃九世祖元稷登宋科

龍襄陽簿婦途買栽也相傳到今三百餘年矣自元稹以
下子孫世業文史或領薦于鄉或擅能詩聲其為儒素澹
泊與此木相為堅白苦澁皆若主簿生在時但木根長盛
盆迫窄後人不免移栽向平地耳梅身幹枯毀都盡生意
行乎皮裏皮復存半相仍蒼苔附食其液生長浸厚紛紛
然懸垂蒙綴向下每歲實可食時惟獨一株小梅仍盆栽
未移乃乃盆實案上繁盛吳興白鹽實盆側窟陽之尊人
挾嘉賓呼二兒摘實和鹽共啖相與笑曰此翁家樂事也
嗟予父子食實之時其亦有所思乎自汝祖植此梅即梅
之歲為花為實可以驗汝祖生德猶未泯也此天下磐石
之宗子孫綿綿延延不絕皆祖宗有生德妙乎其間今天
易命兵火連年時之人囊珠玉繫肘臂捐性命死守且不

何得保全顧此無情之物係乎天道之荒漠反幸而獨存
尔知幸而獨存未必知尔九世祖有未忘之德澤漸被及
之也於此之際曷念草木雖微實與古之人同其氣味氣
味尚存即可表見古人耳目心思規謀位置洋洋然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嗟夫祖宗偶然以此梅留玩而子孫乃
重先祖手植若此充之可以語禘之說矣若竹絲梅照水
梅桃梅綠萼梅潭州大紅梅小紅梅鴛鴦梅黃香梅紫梅
凡九種也而紫梅一種久絕矣宗賜朝夕對此九樹盤桓
見其蔽芾之盛而蔭越之澤猶天施地益則勿剪勿敗後
之人求求無替而致愛則存致愆則著古梅云乎哉宗賜
曰然遂書為余氏古梅記

焦氏廬墓記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德
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
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
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
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
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知也父子不相顧
兄弟離散君臣之義廢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
刀踐履戎行一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節將即可以得
志斬艾人如草管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
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耶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
之常亦無是多上人乃能爲於三綱淪沒九法毀壞之際
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

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曾茂可計日而莫矣每念彼
同時之人馳驚於形勢之徒而不知返膠固於劫奪之域
而不能按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漸盡
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
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時聞人故余特
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
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
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做懼矣

銘

王紹攷墓誌銘

洪武二年七月余受命尚書來河南陝西兩省訪求前元
侯申皇帝天下州縣三十六年入史事跡其在河南置焉

武成廟之側浙東士大夫王應璧見訪為言其先祖紹汝
字思齊生當宋末元初之際貌奇古美鬚髯聲音琅然聞
于室室家小嶼溪水環其屋壁門前松枝壓逕梅竹綠波
又雜薛蘭鞠風至則左右總披有名帖千卷書萬卷高冠
大袖且課倍誦五經又苟通百氏之書下筆千餘言立就
及聞里中有大役則奮袂而興或造公府不避是非利害
必俟衆議歸於公正乃已臨終力疾書曰利人之事可周
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
妄復又書曰曉夜讀書閑暇治家皆令刻板以垂示子孫
娶陳氏子師古與秦女三皆嫁士人孫三公培應璧公怒
事年八十有六余聞應璧之言矍然而歎曰斯人也是乃
蓄德君子宜有後者也富貴功名既不在其人之身則在

其子與孫矣。徐考之。應璧其子名師古者。有歎焉。有執守文學。議論幾冠儒林。然不肯仕。其孫名應璧者。十八歲游幽京。歷仕至廣州總管。推恩封贈。紹次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官。上騎都尉。追封天台郡伯。嗚呼。為善無不報。要於久而後信。觀王叔祖子孫三代。豈不固然與。銘曰。炎炎者勢。翕翕者利。閭閻崛起。朝躋夕替。所以古之公族大夫。必尚論其世也。

祭文

祭徐彥卿先生文

嗚呼。君家臨川。來掾敕州。一見語我邑。有儒丘博學無比。好古好脩。市行遇雨。造止乃休。老坐擗。固堅勁。愈適兩武。不接印濕庭。幽吏風。齷齪穴隙。窺求輿馬衣服。飲食秋嗽。

又尚刻急迂闊見尤獨君中懷坦坦悠悠沃我道德和順
夷猶又掾吉州服事丁侯侯法繩下賞君不偷于時訪君
君出訊囚令子舍我信宿淹留共客于洪陳兵列樓三日
城陷殺人血流君衣食我途窮見周我官金陵又此綢繆
草茅賤士論列可羞獨君器我謂各必酬君昔教我一氣
騰虬天地萬物靡生不由君子養之致虛致柔雞犬好牧
良牧勤收茲各道樞規中泮游佩受斯言今二十秋君今
死矣逝水滅漚不死者神大虛與侔吾言一補聽我不

奉使交趾贈送詩附錄

交趾黎括贈四京

先生博學通三傳，黜霸尊王大誼明。
封建詔後丹鳳闕，皇華車入祝融城。
雲開大野峰巒秀，水落長江天地清。
今日匆匆迴驛騎，淩溪襟射別杯傾。

廬陵自古多人物，英後接踵登天朝。
祥麟瑞世遊園圃，彩鳳儀庭聽舜韶。
劉家暫輟尚賓監，粵地親乘奉使輶。
瞻喜宗藩壯磐石，天河洗甲兵已銷。

交趾范師孟贈回京

應天初建新都邑，洪武初封大國王。
玉節金函天上詔，朱鷺銅柱海南荒。
君門雲氣蓬山遠，驛騎梅花嶺路香。
最愛還朝賢使者，春秋經學論公羊。

帝胄小茅封大國使臣齎詔諭荒遐維城今日循周制
磐石千年壯漢家龍戶馬人瞻玉節桂林象郡賦皇華安南
參政尤加敬河上持杯餞使車
大明詔旨諭南交嶺外秋風擁節旄五色雲間天闕遠三
山海使槎高事北漢誥閑香旦恩並同封魯衛晉駁陸
倭容旋復命輔臣事業繼堯臯

汶陽牛諒贈

畫省青春從事早南來萬里恰相逢赤書先道三公意丹
詔初開十國封野館客牕多翡翠歸家秋後盡芙蓉到京
若見吾家弟為報還期在上冬

進士湯焚贈

字箕山瀏陽人

冠即鬢髮已星星才器從來貴老成兩眼始同天下士

身又作薊門行夜廊月到荷衣潤畫榻風生藥鼎鳴
我衰懷誰共寫病中亦袂若爲情

西昌子將楊先生贈

喪亂今相見斯文尚幾人
兵塵猶在目儒道且存身
海嶽紛紜久詩書化育頽
秋今秦與漢消息若爲真
傾蓋拜劉君論文意氣真
文章催白髮兵革老青春
莫以穠遲久遂期論策新
英雄且漂泊吾道竟誰陳

翰林允升朱先生大業卮問目

升受教大業帝歷三時矣無日不思而不能得全體之妙
其所竊窺其一二之易見者天地之位卮乾卦在午帝出乎
震卮乾卦在戌此大業卮乾卦在寅與楊子大玄之申子
辰卮先生經世之寅午戌三方鼎峙之規模協合一也見其

一陽之卦一陽在初位者在天根之位一陽在上位者在
月窟之位妙不可言又謙豫控扼東南西北之地左階八
卦而為師比右階八卦而為復剝夬均位置各有妙理二
也乾坤二卦控扼東北西南之地而文王卦辭具元亨利
貞七卦皆在東南之方如星家羅計攔截之狀非無意思
者三也咸恒既未四卦居內窳然如醫家升降浮沉之理
造化人事網格鑿叢決不可易四也中孚小過在乾坤坎離
之間尤可玩味五也自五時之外略不敵有見今所急欲
求而不得者六十卦所以羅列環布挨排次序寂不可聞
宵下可見以復旅畜兌之序繫求之不可得又以復畜過
離與姤兌勸小過亦上下各自求之六不可得若不得聞
一卦卦次序之故則無緣知大業之妙或者疑其為因見

上下兩篇卦序自出此圖 在愚雖決不敢謂然而亦無
以破其說也 亦高明不韌而勝於焉 戴東原祭文

嗚呼安成故家書臺今考君在諸孫輩英氣早擅塲翰墨
遷固是好中年得師一志于道五經之訓窮探幽討辭之
升堂必主于奧而於言行信亦慥慥叢為文章江流浩浩
超卓之言衆疑桀驚季朝數數不易其操聖徒有書悉用
表暴或燥或委如玉如操辭之逢原必資深造高步踰壘
獨立宵昊中更亂離塵跡遽掃筮仕 天朝意躋炎峰叩
閭陳詞白日臨臨契于 宸衷一覽稱好此其平生素所
蘊抱藉之有立尚以下報器之晚成屬于期耄豈云殞絕
中壽而致遺書盈篋雖未脫藁石室之藏金匱之寶想於
九京更益嗟悼嶺海歸魂扶輦有導茨漢之原首立是蹈

公于卜微殊匪草萃嗟余同門已極陳倒囊君十年固陋
是保君全已矣孰詮無告嗚呼傳之不傳焉用余若仰天
俯地苦恨慄慄忍淚一哀枯腸為稿

尚賓館副使劉公墓誌銘

公名夏字迪簡號商卿姓劉氏曾祖桂林祖西齋父
學輒咸居安成西湯村淡溪伯兄容憲史君登天眷
英午第由翰林入史館公自幼卓犖不羣學於遜所
羅先生偕里友戴氏與權講論五經大義指摘傳註
講課直躬殉道不苟合於人不諧于科場矩矱介然
特立以故齟齬于時世變來客寓洪都戊戌歲春僑
漢陳氏破城不屑於仕進辟地瑞州州守焉益重之
曰館于士家英子歲時連旱飢為馬侯禱雨龍王廟

文云上帝封江湖而王體好生德賤自己以敬蒼生
等語已而傾注廼新廟貌以酬之癸卯歲客有挽之
至宜春受知郡將歐氏遂勉其歸正

太祖高皇帝大悅宜春婦附不懼兵乃公之力也乙巳歲
用薦考言權授尚賓館副使時招納豪傑以一區宇
甄別賢否惟公是任四月授

誥命吳元年丁未陳時務五十條洪武元年不兩上書撰
皇王大學旨要為火災天旱求直言又陳時事稱

旨二年六月復授

誥命七月內差同澤州儒士崔九成往汴陝訪元順帝
政蹟成書以獻婦與翰林學士朱允升誦易大業畝
及天界寺證上人論春秋經義三年四月封建蕃外

諸國齋

詔至交趾竣事回至南寧府并龍州

故在所護喪還故里葬安成十二都亭前

向公生前朝廷祐甲寅享年五十七歲宜人彭氏齋

齋卿先進女有淑德子一人曰歲字木之孫一人曰

拙字愚魯有文集五卷核行于時嗚呼公自幼不獨

於時壯歲值字內多難流離蓋堅終遇

能興志同誼合嘗大有為迺殞于長途志弗盡展未

為不遇也胤忝外姻詎孫之列哀而為之銘銘曰

祖徠之舊蒼新甫之堅剛適逢匠石大啓明堂不以

遲暮為傷荆山之白薛冀北之騶滕伯樂下和榮選

絕識異彼三獻而別噫公材智晚遇傑出莫罄其書

遺庶美于奕葉耶洪武二十七年春西山純天楊胤撰